



我爱宜昌



宜昌报编辑部编

前 言

宜昌，伟大祖国的一块腹地，我们可爱的故乡！这里是屈原、王昭君诞生之地；这里是历代许多文豪行吟过的地方；这里是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地下党员和工农红军转战鄂西的要地；今天，这里是腰斩长江三峡，朝四化进军的大战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少革命勇士、建设英才，在宜昌这块土地上洒血挥汗；今天，又在这里描绘壮丽山川、锦绣大地！

宜昌的山水，养育了一代一代国之栋梁；宜昌的山水，使无数曾经在此生活战斗过的同志梦萦魂牵，为之向往；宜昌的山水，为生活在这儿的改革者们赐予施展才智的场地；宜昌的山水，为一切爱慕她的赤子无私地奉出乳汁琼浆！基于这种纯真的感情，本报《我爱宜昌》专栏自开辟以来，得到了祖国天南海北和全区各地许多同志的支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心、爱护和赞赏。现在，我们将已经发表的稿件编印出这个小册子，作为一份礼物，献给新中国诞生三十五周年；纪念《宜昌报》创刊三十五周年。

《我爱宜昌》专栏我们将继续办下去，要把她办成供同志们交流感情、抒怀寄志的五彩长廊。愿同志们在工作学习之余，把对宜昌地区的恋情写出来，为她增添一缕金光；愿同志们象爱护小树苗一样爱护她，积极提出建议，关心她的成长！

——编者

李氏華山

大布生宜之類也

重慶 重慶大火後 水災紀念

主業的集中化，為建設

有同縣志記陳氏能前

周. 恒. 通. 金. 氏. 中. 英. 雜. 記. 而. 後.

外市郵政局 收條

學子之業，一經此書，無不豁然。此書之功用，誠不可思議也。

劉生(的)股董氏。

思家室難逢 敬告 諸位

董金彪 鄧時國 鍾偉明 陳漢

華品佳客思光 能家信家秋許

我們建設共產主義的同志 謹此

敬盼華商促進會，振興志者

情雖大胆後語謂為限第一臥衣

金銀的差別在於其質料

經井池。

蘇軾

李之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同志为《我爱宜昌》专栏撰写的言论《为改革鸣锣开道》。

(目)

(录)

我就是宜昌人嘛·····	(1)
我怎能忘却你——宜昌·····	(4)
再来宜昌·····	(7)
宜昌漫笔·····	(9)
写在我爱宜昌的华笺上·····	(13)
宜昌壮丽，袈裟披金·····	(16)
屈乡游子思故乡·····	(20)
我愿做一只翱翔的鹰·····	(22)
思念母校夷陵中学·····	(25)
我爱宜昌·····	(27)
我常常想起香溪河·····	(29)
我们的事业在宜昌·····	(32)
我爱你，宜昌·····	(36)
宜昌——起点站·····	(38)
故乡啊，愿你更加美好·····	(41)
老同志的宜昌情·····	(44)
我爱我的第二故乡·····	(46)
故乡颂·····	(49)
一封约稿信，拨动众人心·····	(52)
难忘啊，我的母校宜昌省立四中·····	(54)

月是故乡明·····	(5 7)
我爱宜昌茶飘香·····	(5 9)
愿把宜昌作故乡·····	(6 2)
温故知新，情真意切·····	(6 6)
宜昌是很值得爱的·····	(6 8)
乐在山区当园丁·····	(6 9)
回故乡·····	(7 1)
一位老战士的思念·····	(7 6)
瞧瞧我的家乡有多美·····	(7 9)
祝愿宜昌一年比一年好·····	(8 1)
寄自南国的思念·····	(8 3)
可爱的家乡——兴山·····	(8 5)
每逢佳节倍思亲·····	(8 8)
寄语宜昌姐妹·····	(9 0)
关外浓墨寄乡情·····	(9 4)
宜昌变得又新又美了·····	(9 6)
宜昌是我的第二故乡·····	(9 8)
我从宜昌登诗台·····	(1 0 0)
宜昌，请接受我的敬意·····	(1 0 2)
心儿飞向宜莲路·····	(1 0 3)

“我就是宜昌人嘛！”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员、湖北省歌舞团演员 傅祖光

春光洒满上海中国唱片厂的录音棚，“百鸟”欢聚在这儿啾啾鸣春。我仿佛是一只小鸟，飞进这音乐的百花园中，应邀录制唱片来了。

由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乐队伴奏，我畅怀放歌，唱开了我心爱的鄂西民歌：《我乘东风到峡江》、《巫山情歌》、《我们山区好地方》等，刚刚唱罢歌子，停止录音，编辑同志即走上前来高兴地对我说：“你刚才唱的这几首鄂西民歌风格把握得很准确，韵味也很足。”指挥插话说：

“连语言也摹仿得很象！”听到这些赞许的话，我忍不住笑了，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就是宜昌人嘛！”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勾起了我无限的思乡之情，接着，我滔滔不绝地把我的身世告诉了这些上海人，并向他们介绍了我那可爱的家乡——山青水秀的长阳。

一晃离开长阳已整整五年了。五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的幸福岁月，是长阳的山泉水，滋润了我的歌喉；是长阳的山里人，教会我唱第一支山歌。在长阳，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文

艺战士；在那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那里，我第一次获得了去首都北京参加全国文艺会演的机会；也是在那里，开始录制了我的第一张唱片《开创世界我工农》……

因组织需要，一九七八年我离开故乡来到湖北省歌舞团。从此，我得到了党和人民更多的关怀和培养，同年九月，在全国民族民间唱法会演中，我演唱的长阳民歌受到了首都中外观众的欢迎。当年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国庆文艺晚会上，我高兴地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一万多人演唱了长阳民歌。演唱结束，当首长们走上台来亲切接见演员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感到，作为一个宜昌人能为家乡争得一点荣誉真是太荣幸了。

以后的几年，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演出，也无论是在《琴台音乐会》、《上海之春》、《建设者之歌》等音乐会上，不管城市有多大，听众有多少，我总是高兴地为大家演唱我的家乡——鄂西风格的民歌，借山里音抒发我对故乡的爱，对祖国的爱。

一九八一年，省歌舞团、省文化局关心我艺术上的进步，让我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班。我的指导老师——王品素教授，是研究我国民族声乐学派的，她的学生遍及全国，歌唱家才旦卓玛、何继光等都曾是她的学生。有这么好的指导老师，我一定努力深造，掌握更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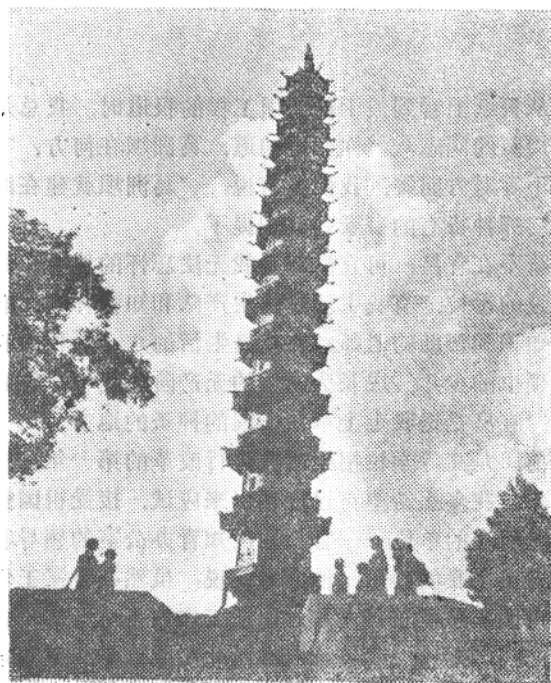
还有几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毕业后，我打算回家乡探亲，并借此机会在宜昌和长阳举行几场音乐会，向家乡人

民汇报。然后，再从家乡弄点“山货土产”，充实我的舞台生活。

附记：

青年民歌手傅祖光同志，是我区长阳乐园区人。一九七〇年被吸收到长阳文工团当演员，一九七八年调省歌舞团。一九八〇年在我省青年演员独唱比赛中荣获一等奖。他演唱的《满江木排满江歌》、《请到我们山里来》等风格多样的民歌，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受到赞誉。

（载1983年4月27日）



玉泉寺铁塔（北宋）

邓邦钧 摄

我怎能忘却你——宜昌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 王 伟

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报道时，我总是神秘地问周围的同志：“你们可知道，葛洲坝在何方？”往往又是不等对方回答，我便抢着说：“葛洲坝就建在湖北宜昌！”那种特有的自豪劲就别提了。

我祖籍不在宜昌，可宜昌却是我无法忘怀的地方，那里有我可爱的母校，有我生活过的生产队和知青林场，有无数给我知识和帮助的老师。在宜昌生活的八个春秋，我从胸佩红领巾的少年，成长为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在我的心目中，宜昌是送我走上革命征程的神圣的地方。

五年前，是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第一年，作为一个青年，我多么希望自己能站出来应试，接受祖国挑选。我当时所在的单位——宜昌地区知青办公室的领导和同志们，看出了我的心事，他们对我说：虽然办公室工作需要你，可国家急需培养人才，你把工作放下，一心一意复习功课。高考揭榜，我被录取在西北工业大学。望着录取通知书，我这样告诫自己：考上大学并不是我自个的能

耐，而是组织上的关怀，是同志们的支持。我虽不是什么“千里马”，但伯乐们那种宽阔的胸怀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把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当成奋发学习的动力，大学期间几十门课程的考试中，我取得了平均九十四分的全优成绩，在大学毕业前，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研究生。

我总感到，我今天之所以能在高等学府深造，首先要归功于我在宜昌时那些引我进文化知识宝库的乡村教师。记得一九七四年上学期，我正在宜昌县土门高中念高中二年级，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教育战线大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高中课程几乎被砍光，土门高中教物理和数学的易著林、汪应祥等老师，在放学后总把我和几个愿意读书的同学叫到寝室里开小灶，按文革前的教科书给我们讲授，教我们懂得只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才能建设祖国的道理。一次，县里在下堡坪举办外语教师进修班，学校批准我这个学生前去参加听课，使我上大学后英语学习有了较好的基础。为锻炼我的社会工作能力，我的母校一直让我当学生干部，下乡后又推选我任知青代表。这一切一切，都饱含着宜昌山水对这株幼苗的滋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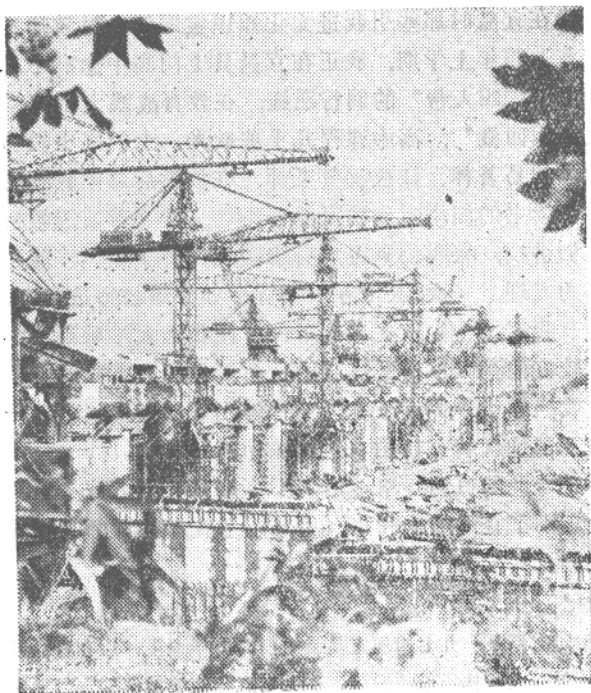
由于专业的原因，毕业后我不可能回宜昌工作，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宜昌的山和水，更忘不了宜昌的老师、领导和战友们。

附记：

王伟同志原是一九七四届宜昌县土门高中毕业生，后在宜昌县土门公社车站大队林场劳动锻炼，一九七五年底被抽调到宜昌地区知青办公室任知青代表。一九七八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在大学求

学期间，他连续四年被评为陕西省三好学生标兵，西北工业大学三好优秀生，三次被评为陕西省科教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一九七九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大会，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三好学生标兵”，两次接受胡耀邦、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首长的接见。

（载1983年5月1日）



塔吊林立葛洲坝

张开科 摄

再 来 宜 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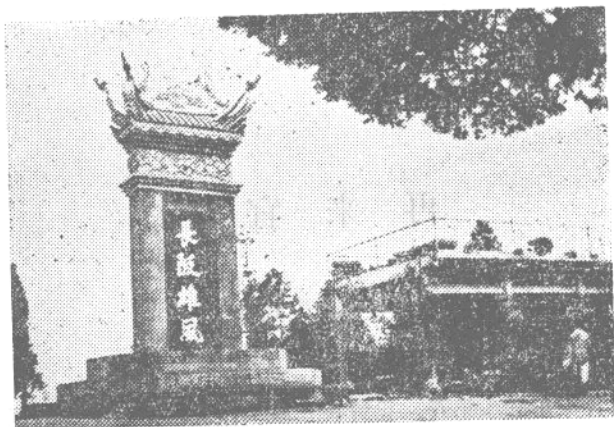
· 韦君宜 ·

一九三八年春，我曾在宜昌工作过，是地下党的区委委员。那个时代，对于现在的青年来说，是只在小说中存在的了。而且还不一定是受欢迎的小说。但是，对于我，那却是充满了青春的欢乐、忧愁和痛苦的时代。记忆中的每个人物，他们的语言，当时的街巷、房屋、窗外的丁香花和屋里的北京照片，都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回来找寻，但是什么也找不着了。

一切都没有了！都变了。房子、街巷……统统不见了。这里不象北京或成都那种传统基础非常雄厚的大城市，还有旧迹可寻。这里把一切旧的东西都拆掉了。

当我站在小溪塔的新大桥上，眺望拆得七零八落的旧房，兴建未完的新城市和刚铺了一半的马路时，我觉得应当承认一件事情——这些年我们还是干出了一些工作。尽管有些地方措置失宜，有些地方浪费很大，还有些地方犯了更大的错误，那曾使我们悲愤不堪。

我的心从深沉的怀旧感和沉重的失误感中升起了。我



三国古战场长坂坡

群艺 摄

想，从长远来看，从历史的全过程看，我们还是 有希望的。

留这么几句话给宜昌现在的青年同志们吧！

附记： 韦君宜同志今年六十六岁，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著有短篇小说集《女人集》等。去年，她在《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发表过中篇小说《夕阳赋》、《洗礼》等，是许多读者所熟悉的现代著名女作家之一。

一九三八年，韦君宜同志曾在宜昌工作过，今年四月底，她出差成都取道宜昌返京，在宜昌县小憩期间，特地去找寻了她当年工作和居住过的旧址，感慨不已。四月三十日傍晚，本报记者闻讯韦君宜同志来宜，乘车前往小溪塔看望她，并特约她为本报《我爱宜昌》专栏写了这篇短文。

（载1983年5月11日）

宜 昌 漫 笔

· 冯英子 ·

飞驰在焦枝铁路上的列车，过当阳时已经红日西沉了。当阳是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抗日战争时期，我也到过此地，望着天色渐渐朦胧的大地，我落入历史的沉思中。

这时，一串串珍珠，一条条火龙似的灯光出现在我眼前，同行的铁道报总编辑谭德明同志，轻轻地告诉我：宜昌到了！

这是宜昌吗？我有点吃惊，也有点将信将疑。但这时列车上的广播也在说：前方的停车站是宜昌。我从梦幻般的回忆中醒来，收拾行李，下车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高楼耸立，灯火辉煌的现代化的城市。

我第一次到宜昌是一九三八年秋天，那时候，经过徐州惨败的日本侵略军，已经重新集结兵力，沿江进犯，把攻击的矛头对着武汉三镇了。田家镇吃紧之后，武汉的人开始向四川疏散，我奉命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到重庆打前站，从汉口乘民生公司的民族轮来到宜昌。

宜昌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破落、忙乱，而又拥挤不堪的内地城市，它最象样的街道只有一条通惠路，车辆过处，

灰尘扑天，而且热得出奇。当然，我也只是一个临时的过客，没有对它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换了船就匆匆地走了。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奉国际新闻社之命，赴鄂中地区采访，从重庆东下，又一次来到了宜昌。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武汉，在鄂中地区，同我们隔东荆河对峙。在东荆河西岸，属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指挥，他们在这里设了一个游击纵队，由曹勛任司令，金亦吾任副司令。但实际上，沙市以下，已没有正常的交通工具，我要进入鄂中，先要在宜昌摸清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因而我第二次到宜昌，倒住了一些时候。

那时宜昌经常在日本飞机轰炸和滋扰下，敌机袭击四川，也常从宜昌经过，给宜昌带来了不少恐怖。宜昌市内，一片萧条，政府机关，大都迁到了三游洞，留在宜昌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由郭忏任司令。市区根本找不到住的地方，我由《新华日报》分销处一位朋友介绍，在靠近市郊的一个农民家中，借了一间小屋住下。

后来通过中央通讯社宜昌分社主任徐怨宇的关系，请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的一个参谋长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去长沙市和鄂中地区，听那位参谋说我是国际新闻社的记者，颇觉为难，后来他把国际新闻社写成世界新闻社，我才知道，他一听“国际”两字，马上同“共产国际”联系起来，当时国民党军官的恐共病，看来已经是一种绝症了。

我在江汉平原上奔波了两个多月，十二月中，又从沙市乘小火轮回到宜昌，转船赴重庆，这时宜昌经常受到日

机的轰炸，市面更加萧条，而且轰炸以后，到处破破烂烂，一句话，我对于宜昌的印象实在并不佳妙，我乘民来轮去重庆，同行的还有宋之的、罗烽、白朗诸人，他们是从第二战区转道过此的，船上谈起宜昌，宋之的也大为摇头。

说实在话，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印象之后，一时是很难消除的。但今天出现在我眼前的宜昌，竟是另一种印象，它连绵的高楼，宽阔的道路，真有点“乍见翻疑梦”的感觉了。

那天我们被送到夷陵饭店安置，这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饭店，房间中电话、浴室齐备，有的还有空调，特别是浴池中放出来的浴水，清得几乎带一点绿色，同长江中的浊流完全不同。推窗远望，高屋连云，灯海灿烂，而且灯光一直升向远处，是灯是星，难以分明。虽然经车沿途的颠簸，我却在一种兴奋的情绪中难以入睡。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跑出饭店，去观光市容了，原来夷陵饭店就在解放路附近，而解放路就是从前的通惠路。我发现解放路是一条宽阔、平整的马路，而且还有公共汽车行驶，天色蒙蒙中，早班车已开始了。我沿着马路一直跑到长江边上，看到过去矮小的房屋大都已变成高楼，从江边望新建的葛洲坝，灯光象一串珍珠，把江南江北连在一起，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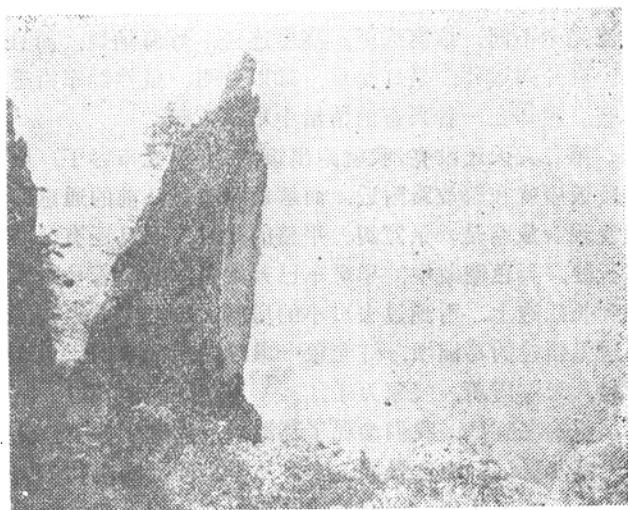
这次在宜昌，我们参观了葛洲坝，参观了陶器制品厂，也参观了一个盆景展览会，从举世闻名的水利电力工程、宜昌的工艺制品到宜昌的文化生活，似乎都包括进去了。也游览了三游洞和当阳的长坂坡等等。我发现宜昌不仅

仅是川鄂的咽喉，它倒是把现代化的伟大建设同古代的名胜古迹融为一体了，它脱去过去那件破破烂烂的外套，用它自身的能量，在祖国的大地上，显示出夺目的光辉。

十月三日，当我们结束了这次在宜昌的访问，在黎明的晨光中踏上东方红四十九号轮，向宜昌告别时，我似乎觉得宜昌更加可爱了。

附记：冯英子同志现在任上海《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全国记者协会理事，三十年代曾在《新华日报》宜昌发行处活动过。一九八二年十月，他随上海新闻界的“长江行”采访团来宜，特为本报《我爱宜昌》专栏撰写此稿。

（载1983年5月15日）



兴山高岚风景朝天吼 李鑫堂 吴佑忠 摄